

文艺作品选

第六輯



46
-16
3223;1
7

五四文学

社 戏

魯 迅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四个短篇小說，是从“魯迅小說集”中选来的。魯迅，姓周，名树人，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紹兴，一九三六年在上海逝世。他是中国現代文学的开山祖，又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的旗手。这四篇小說，写的都是当时农村中的故事。其中“社戏”，歌颂了劳动农民的朴素感情；“祝福”和“离婚”等，有力地詛咒了可恶的封建势力。讀了这些作品，更令人感到今天新社会的可爱。

社 戏

魯 迅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經售

*

字数 29,000 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 1/2 插页 2

1959 年11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11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45,000 册

統一書号：10020·1269

定 价：(1)0.11 元

文艺作品选

第六輯

大 姊 碧 当 在 新 社 桥
 嫖 海 紅 紅 軍 生 活 头
 走 紅 的 光 戏 鎮
 亲 心 輝 海

(短篇小說)
(短篇小說)
(特 写)
(长篇叙事詩)
(革命回忆录)
(世界文学)
(五四文学)
(长篇节选)

舒 平 等 著
陆 俊 超 等 著
西 虹 等 著
李 季 著
陶 承 著
伊·布雅諾夫著
魯 迅 著
刘 流 著

Q-16

23223;1

T.7

284079

目 次

明天.....	1
社戏.....	8
祝福.....	19
离婚.....	86

明 天

“沒有声音，——小东西怎了？”

紅鼻子老拱手里擎了一碗黃酒，說着，向間壁努一努嘴。藍皮阿五便放下酒碗，在他脊梁上用死勁的打了一掌，含含糊糊嚷道：——

“你……你你又在想心思……。”

原來魯鎮是僻靜地方，還有些古风：不上一更，大家便都关门睡覺。深更半夜沒有睡的只有兩家：一家是咸亨酒店，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，吃喝得正高兴；一家便是間壁的單四嫂子，他自从前年守了寡，便須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紡出棉紗來，养活他自己和他三岁的兒子，所以睡的也迟。

这几天，确凿沒有紡紗的声音了。但夜深沒有睡的既然只有兩家，这單四嫂子家有声音，便自然只有老拱們听到，沒有声音，也只有老拱們听到。

老拱挨了打，仿佛很舒服似的喝了一大口酒，嗚嗚的唱起小曲來。

这时候，單四嫂子正抱着他的宝兒，坐在床沿上，紡車靜靜的立在地上。黑沈沈的灯光，照着宝兒的脸，緋紅里帶一点青。單四嫂子心里計算：神簽也求过了，願心也許过了，单方也吃过了，要是还不見效，怎么好？——那只有去診何小仙了。但宝兒也許是日輕夜重，到了明天，太阳一出，热也会退，气喘也会平的；这实在是病人常有的事。

单四嫂子是一个粗笨女人，不明白这“但”字的可怕；许多坏事固然幸亏有了他才变好，许多好事却也因为有了他都弄糟。夏天夜短，老拱们呜呜的唱完了不多时，东方已经发白；不一会，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。

单四嫂子等候天明，却不象别人这样容易，觉得非常之慢，宝儿的一呼吸，几乎长过一年。现在居然明亮了；天的明亮，压倒了灯光，——看见宝儿的鼻翼，已经一放一收的扇动。

单四嫂子知道不妙，暗暗叫一声“阿呀！”心里计算：怎么办？只有去诊何小仙这一条路了。他虽然是粗笨女人，心里却有决断，便站起身，从木柜子里掏出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，都装在衣袋里，锁上门，抱着宝儿直向何家奔过去。

天气还早，何家已经坐着四个病人了。他摸出四角银元，买了号签，第五个便轮到宝儿。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，指甲足有四寸多长，单四嫂子暗地纳罕，心里计算：宝儿该有活命了。但总免不了着急，忍不住要问，便局局促促的说：——

“先生，——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？”

“他中焦塞着。”

“不妨事么？他……”

“先去吃两帖。”

“他喘不过气来，鼻翅子都扇着呢。”

“这是火克金……”

何小仙说了半句话，便闭上眼睛；单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。在何小仙对面坐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人，此时已经开好

一张藥方，指着紙角上的几个字說道：——

“这第一味保嬰活命丸，須是賈家濟世老店才有！”

單四嫂子接過藥方，一面走，一面想。他虽是粗笨女人，却知道何家与濟世老店与自己的家，正是一个三角点，自然是买了藥回去便宜了。于是又徑向濟世老店奔過去。店伙也翘了长指甲慢慢的看方，慢慢的包藥。單四嫂子抱了宝兒等着；宝兒忽然擎起小手来，用力拔他散乱着的一綹头发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举动，單四嫂子怕得发怔。

太陽早出了。單四嫂子抱了孩子，带着藥包，越走覺得越重；孩子又不住的掙扎，路也覺得越长。沒奈何坐在路旁一家公館的門檻上，休息了一会，衣服漸漸的冰着肌肤，才知道自己出了一身汗；宝兒却仿佛睡着了。他再起来慢慢地走，仍然支撐不得，耳朵边忽然听得人說：——

“單四嫂子，我替你抱勃囉！”似乎是藍皮阿五的聲音。

他抬頭看時，正是藍皮阿五，睡眼朦朧的跟着他走。

單四嫂子在這時候，虽然很希望降下一員天將，助他一臂之力，却不願是阿五。但阿五有点俠氣，無論如何，总是偏要幫忙，所以推讓了一会，終于得了許可了。他便伸開臂膊，從單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間，直伸下去，抱去了孩子。單四嫂子便覺乳房上發了一條熱，刹時間直熱到臉上和耳根。

他們兩人离开了二尺五寸多地，一同走着。阿五說些話，單四嫂子却大半沒有答。走了不多時候，阿五又將孩子還給他，說是昨天与朋友約定的吃飯時候到了；單四嫂子便接了孩子。幸而不遠便是家，早看見對門的王九媽在街边坐着，遠遠地說話：——

“单四嫂子，孩子怎了？——看过先生了么？”

“看是看了。——王九媽，你有年紀，見的多，不如請你老
法眼看一看，怎样……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怎样……？”

“唔……”王九媽端詳了一番，把头点了两点，搖了兩搖。

宝兒吃下藥，已經是午后了。单四嫂子留心看他神情，似乎仿佛平穩了不少；到得下午，忽然睜开眼叫一声“媽！”又仍然合上眼，象是睡去了。他睡了一刻，額上鼻尖都沁出一粒一粒的汗珠，单四嫂子輕輕一摸，胶水般粘着手；慌忙去摸胸口，便禁不住嗚咽起来。

宝兒的呼吸从平穩变到沒有，单四嫂子的声音也就从嗚咽变成号咷。这时聚集了几堆人：門內是王九媽、藍皮阿五之类，門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紅鼻子老拱之类。王九媽便发命令，烧了一串紙錢；又将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作抵，替单四嫂子借了两块洋錢，給帮忙的人备飯。

第一个問題是棺木。单四嫂子还有一副銀耳環和一支裹金的銀簪，都交給了咸亨的掌柜，托他作一个保，半現半賒的买一具棺木。藍皮阿五也伸出手来，很願意自告奋勇；王九媽却不許他，只准他明天抬棺材的差使，阿五罵了一声“老畜生”，快快的努了嘴站着。掌柜便自去了；晚上回来，說棺木須得現做，后半夜才成功。

掌柜回来的时候，帮忙的人早吃过飯；因为魯鎮还有些古风，所以不上一更，便都回家睡覺了。只有阿五还靠着咸亨的柜台喝酒，老拱也嗚嗚的唱。

这时候，单四嫂子坐在床沿上哭着，宝儿在床上躺着，纺车静静地在地上立着。许多工夫，单四嫂子的眼泪宣告完结了，眼睛张得很大，看看四面的情形，觉得奇怪：所有的都是不会有的事。他心里计算：不过是梦罢了，这些事都是梦。明天醒过来，自己好好的睡在床上，宝儿也好好的睡在自己身边。他也醒过来，叫一声“妈”，生龙活虎似的跳去玩了。

老拱的歌声早经寂静，咸亨也熄了灯。单四嫂子张着眼，总不信所有的事。——鸡也叫了；东方渐渐发白，窗缝里透进了银白色的曙光。

银白的曙光又渐渐显出绯红，太阳光接着照到屋脊。单四嫂子张着眼，呆呆坐着；听得打门声音，才吃了一吓，跑出去开门。门外一个不认识的人，背了一件东西；后面站着王九妈，哦，他们背了棺材来了。

下半年，棺木才合上盖；因为单四嫂子哭一回，看一回，总不肯死心塌地的盖上；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，气愤愤的跑上前，一把拖开他，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。

但单四嫂子待他的宝儿，实在已经尽了心，再没有什么缺陷。昨天烧过一串纸钱，上午又烧了四十九卷大悲咒；收殓的时候，给他穿上顶新的衣裳，平日喜欢的玩意儿，——一个泥人，两个小木碗，两个玻璃瓶，——都放在枕头旁边。后来王九妈招着指头仔细推敲，也终于想不出一些什么缺陷。

这一日里，蓝皮阿五简直整天没有到；咸亨掌柜便替单四嫂子雇了两名脚夫，每名二百另十个大钱，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。王九妈又帮他煮了饭，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

飯。太陽漸漸顯出要落山的顏色：吃過飯的人也不覺都顯出要回家的顏色，——於是他們終於都回了家。

單四嫂子很覺得頭眩，歇息了一會，倒居然有點平穩了。但他接連着便覺得很異樣：遇到了平生沒有遇到過的事，不象會有的事，然而的確出現了。他越想越奇，又感到一件異樣的事：——這屋子忽然太靜了。

他站起身，點上燈火，屋子越顯得靜。他昏昏的走去關上門，回來坐在床沿上，紡車靜靜的立在地上。他定一定神，四面一看，更覺得坐立不得，屋子不但太靜，而且也太大了，東西也太空了。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圍着他，太空的東西四面壓着他，叫他喘氣不得。

他現在知道他的寶兒確乎死了；不願意見這屋子，吹熄了燈，躺着。他一面哭，一面想：想那時候，自己紡着棉紗，寶兒坐在身邊吃茴香豆，瞪着一雙小黑眼睛想了一刻，便說，“媽！爹賣饅頭，我大了也賣饅頭，賣許多許多錢，——我都給你。”那時候，真是連紡出的棉紗，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，寸寸都活着。但現在怎么了？現在的事，單四嫂子却實在沒有想到什麼。——我早經說過：他是粗笨女人。他能想出什麼呢？他單覺得這屋子太靜，太大，太空罷了。

但單四嫂子雖然粗笨，却知道還魂是不能有的事，他的寶兒也的確不能再見了。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的說，“寶兒，你該還在這裡，你給我夢里見見罷。”於是合上眼，想趕快睡去，會他的寶兒，苦苦的呼吸通過了靜和大和空虛，自己听得明白。

單四嫂子終於朦朦朧朧的走入睡鄉，全屋子都很靜。這時紅鼻子老拱的小曲，也早經唱完；蹣跚踉蹌出了咸亨，却又

提尖了喉嚨，唱道：——

“我的冤家呀！——可怜你，——孤另另的……”

藍皮阿五便伸手揪住了老拱的肩頭，兩個人七歪八斜的笑着擠着走去。

單四嫂子早睡着了，老拱們也走了，咸亨也關上門了。這時的魯鎮，便完全落在寂靜里。只有那暗夜為想變成明天，却仍在这寂靜里奔波；另有幾條狗，也躲在這暗地里嗚嗚的叫。

一九二〇年六月。

社 戏

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，只看过两回中国戏，前十年是絕不看，因为沒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，那两回全在后十年，然而都沒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。

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，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說，北京戏最好，你不去見見世面么？我想，看戏是有味的，而況在北京呢。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，戏文已經开場了，在外面也早听到冬冬地响。我們挨进門，几个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一閃爍，便又看見戏台下滿是許多头，再定神四面看，却見中間也还有几个空座，挤过去要坐时，又有人对我发議論，我因为耳朵已經噹噹的响着了，用了心，才听到他是說“有人，不行！”

我們退到后面，一个辮子很光的却来領我們到了側面，指出一个地位来。这所謂地位者，原来是一条长凳，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，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。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气，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，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。

走了許多路，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，“究竟怎的？”我回过脸去，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。他很詫异的說，“怎么总是走，不答应？”我說，“朋友，对不起，我耳朵只在冬冬噹噹的响，並沒有听到你的話。”

后来我每一想到，便很以为奇怪，似乎这戏太不好，——

否則便是我近來在戲台下不適于生存了。

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，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^①還沒有死。捐法是兩元錢買一張戲票，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戲，扮演的多是名角，其一就是小叫天。我買了一張票，本是對於勸募人聊以塞責的，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。我於是忘了前幾年的冬冬惶惶之災，竟到第一舞台去了，但大約一半也因為重價購來的寶票，總得使用了才舒服。我打聽得叫天出台是遲的，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構造，用不着爭座位，便放了心，延宕到九點鐘才出去，誰料照例，人都滿了，連立足也難，我只得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台上唱。那老旦嘴邊插着兩個點火的紙捻子，旁邊有一個鬼卒，我費盡思量，才疑心他或者是目連的母亲，因為後來又出來了一個和尚。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誰，就去問擠小在我的左邊的一位胖紳士。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，說道，“龔雲甫！”^②我深愧淺陋而且粗疏，臉上一熱，同時腦里也制出了決不再問的定章，於是看小旦唱，看花旦唱，看老生唱，看不知什麼角色唱，看一大班人亂打，看兩三個人互打，從九點多到十點，從十點到十一點，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，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，——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。

我向來沒有這樣忍耐的等候過什麼事物，而況這身邊的胖紳士的呼呼的喘氣，這台上的冬冬惶惶的敲打，紅紅綠綠的晃蕩，加之以十二點，忽而使我省悟到在這裡不適于生存了。我同時便機械的轉轉身子，用力往外只一擠，覺得背後便已滿

① 譚叫天就是譚鑫培，又稱小叫天，那時的有名京劇演員。

② 龔雲甫，也是那時有名的京劇演員，擅長老旦戲。

滿的，大約那彈性的胖紳士早在我的空處胖开了他的右半身了。我後無回路，自然擠而又擠，終於出了大門。街上除了專等看客的車輛之外，幾乎没有什么行人了，大門口却還有十几個人昂着頭看戲目，別有一堆人站着並不看什么，我想：他們大概是看散戲之後出來的女人們的，而叫天却還沒有來……

然而夜氣很清爽，真所謂“沁人心脾”，我在北京遇着這樣的好空氣，仿佛這是第一遭了。

這一夜，就是對於中國戲告了別的一夜，此後再沒有想到他，即使偶而經過戲園，我們也漠不相關，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。

但是前幾天，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，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，總之是關於中國戲的。其中有一篇，大意仿佛說，中國戲是大敲，大叫，大跳，使看客頭昏腦眩，很不適于劇場，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，遠遠的看起來，也自有他的風致。我當時覺得這正是說了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話，因為我確記得在野外看過很好的好戲，到北京以後的連進兩回戲園去，也許還是受了那時的影響哩。可惜我不知道怎么一來，竟將書名忘卻了。

至於我看那好戲的時候，卻實在已經是“遠哉遙遙”的了，其時恐怕我還不過十一二歲。我們魯鎮的習慣，本來是凡有出嫁的女兒，倘自己還未當家，夏間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。那時我的祖母雖然還康健，但母親也已分担了些家務，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歸省^①了，只得在掃墓完畢之後，抽空去住幾天，這時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親住在外祖母的家里。那地方

① 歸省，就是出嫁的女兒回娘家看望父母。

叫平桥村，是一个离海边不远，极偏僻的，临河的小村庄；住户不满三十家，都种田，打鱼，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。但在我是乐土；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优待，又可以免念“秩秩斯干幽幽南山”^①了。

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，因为有了远客，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，伴我来游戏。在小村里，一家的客，几乎也就是公共的。我们年纪都相仿，但论起行辈来，却至少是叔子，有几个还是太公，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，是自家。然而我们是朋友，即使偶而吵闹起来，打了太公，一村的老老小小，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“犯上”这两个字来，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。

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，掘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，伏在河沿上去钓虾。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，决不憚用了自己的两个钳捧着钩尖送到嘴里去的，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。这虾照例是归我吃的。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，但或者因为高等动物了的缘故罢，黄牛、水牛都欺生，敢于欺侮我，因此我也总不敢走近身，只好远远地跟着，站着。这时候，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我会读“秩秩斯干”，却全都嘲笑起来了。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，却在到赵庄去看戏。赵庄是离平桥村五里的较大的村庄，平桥村太小，自己演不起戏，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，算作合做的。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年年要演戏。现在想，那或者是春赛，是社戏^②了。

① 是“诗经”上的句子，指念“诗经”。

② “赛”是酬神的祭祀；“社”原指土地神或土地庙。但在作者的故乡绍兴，社是一种区域的名称，“社戏”就是社中每年所演的“社班戏”。

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这一年，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。不料这一年真可惜，在早上就叫不到船。平桥村只有一只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，决没有留用的道理。其余的都是小船，不合用；央人到邻村去问，也没有，早都给别人定下了。外祖母很气恼，怪家里的人不早定，絮叨起来。母亲便宽慰伊^①，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，一年看几回，今天就算了。只有我急得要哭，母亲却竭力的嘱咐我，说万不能装模装样，怕又招外祖母生气，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，说是怕外祖母要担心。

总之，是完了。到下午，我的朋友都去了，戏已经开场了，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，而且知道他们在戏台下买豆浆喝。

这一天我不钓虾，东西也少吃。母亲很为难，没有法子想。到晚饭时候，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，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，他们太怠慢，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。吃饭之后，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，高高兴兴的来讲戏。只有我不开口；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。忽然间，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，他说，“大船？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？”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，立刻攢掇起来，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。我高兴了。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们，不可靠；母亲又说是若叫大人一同去，他们白天全有工作，要他熬夜，是不合情理的。在这迟疑之中，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，便又大声的說道，“我写包票！船又大；迅哥儿向来不乱跑；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！”

① “伊”是他的意思，指外祖母。

誠然！这十多个少年，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，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。

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，便不再驳回，都微笑了。我們立刻一哄的出了門。

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松了，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。一出門便望見月下的平桥內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，大家跳下船，双喜拔前篙，阿发拔后篙，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，較大的聚在船尾。母亲送出来吩咐“要小心”的时候，我們已經点开船，在桥石上一磕，退后几尺，即又上前出了桥。于是架起两支橈，一支两人，一里一換，有說笑的，有嚷的，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，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，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。

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，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；月色便朦朧在这水气里。淡黑的起伏的連山，仿佛是踊跃的鉄的兽脊似的，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，但我却还以为船慢。他們換了四回手，漸望見依稀的赵庄，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，还有几点火，料想便是戏台，但或者也許是漁火。

那声音大概是横笛，宛轉，悠揚，使我的心也沈靜，然而又自失起来，觉得要和他瀰散在含着豆麦蘊藻之香的夜气里。

那火接近了，果然是漁火；我才記得先前望見的也不是赵庄。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，我去年也曾經去游玩过，还看見破的石馬倒在地下，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。过了那林，船便弯进了叉港，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。

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，模糊